

美军和以色列早就利用美军大量高速高频带军事通信卫星打造战场数据链，美军可以用卫星通信解决高速无人机千里击杀目标的任务，对于这类地面慢速目标的远程打击就更是不在话下了。”宋忠平分析道。

总体来说，比较刺杀苏莱曼尼的方式和刺杀法赫里扎德的方式，可以看出，刺杀方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选用了不同的武器系统。

战争伦理难题

在苏莱曼尼被杀以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声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有媒体评论认为，对强者来说，可能已不需要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也改变了伏尸百万、血流漂杵的战争模式；但对被打击的弱小一方来说，意味着更不可预测的攻击，更冷血残酷的杀戮。

确实，单以行刺来说——在古代，想要刺杀谁，譬如荆轲刺秦王，必须近身搏斗，用的是短剑；在近代，塞尔维亚人刺杀斐迪南大公，用的是手枪，距离也不能太远；现如今，杀人于无形的AI无人机，谁知道会从哪儿冒出来？

如果强者能动辄采用无人武器进行斩杀，一旦判断错误，将会严重冲击战争伦理。即使是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是否能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局势做出瞬间反应？对已受伤失去战斗能力或被剥夺武器、主动放下武器的敌方人员进行识别？又如何对对手的真正意图给出回应？特别是在遇到敌人以平民为掩护实施袭击时，如何准确地加以



上图：2020年1月4日，在伊拉克巴格达，哀悼者举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画像参加送葬活动。

区分，并精确实施攻击？

一旦判断错误，就会滥杀无辜。这将严重挑战国际人道法要求的“无论何时均应在平民和战斗员之间，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以及战斗员不再从事敌对行动或放下武器时即应停止攻击的区别原则。

2010年，驻阿富汗美军与塔利班武装在阿南部激战时，美军内华达空军基地的军事人员利用无人机锁定3辆公交车。当时，这三辆公交车正驶向交战区。在经过长达3个半小时的跟踪监测与分析后，美军无人机操作员判定车队是在向塔利班提供支援，并实施了攻击。但事后证实——车内并非武装分子，而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估算，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时使用无人机的行动中，死亡的平民与武装分子比例高达10:1。这种高附带损伤

率已经超出国际人道法的必要性原则，并严重背离“对军事目标进行攻击时，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物体造成的附带损害……”。

可以说，最近十年，无人机武器的各种水平——打击精度、战场生存能力、与有人武器的战场配合能力等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精准打击时能否做到不违背战争伦理？恐怕需要使用者慎之又慎。

迫不及待投身战场

虽然学界的理论家们还在探讨无人武器是否更容易违背战争伦理，可拥有无人武器的一方早已迫不及待地将之投身战场。

在苏莱曼尼被刺后，有军事专家表示，这仍只是一种行刺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军事专家、遥感智库研究员王世宇分析称，不能从苏莱曼尼遇刺，来认定“新战争时代”